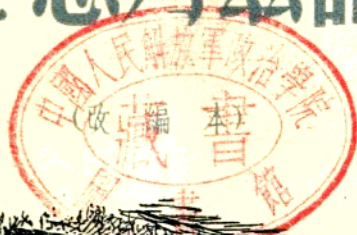


庫本藏
不得外借
高爾基著

瓦薩·惹列茲諾娃



時代出版社





高爾基像

人 物

瓦薩·波利索夫娜——四十二歲，似乎更要年輕些。

謝爾蓋依·彼特羅維奇——六十歲，當過船長，曾在黑海航行，後來在內河輪船上服務。

蒲羅霍爾·波利索維奇·赫臘頗夫——五十七歲，瓦薩的哥哥。

娜塔里婭——十八歲

——瓦薩的女兒。

柳德米娜——十六歲

臘塞耳——媳婦，年近三十。

安娜·奧諾霍柯娃——三十開外，瓦薩的書記和心腹人。

密耳尼柯夫——地方法院的推事。

葉夫狄尼——他的兒子。

古利·克羅特基赫——輪船局的管事。

李 莎

——使女。

頗麗婭

庇雅焦爾金——二十七到三十歲之間，當過兵，是內河輪船公司的水手，他頭上長着濃厚而剛硬

的頭髮，像纏着一圈頭巾，蓄有修剪得很整潔的小鬍子。

第一幕

一個大房間，是屋子的一角。瓦薩在這裏住了十年光景，並且還在這裏過着每天的大部分時間。一張大寫字檯，它前面放着一隻硬墊的輕便圈椅，一個保險櫃。壁上掛着一幅寬闊的、顏色鮮明的伏爾加河上游和中游——從嘉平斯克到喀山——的地圖。地圖下方是一張蓋着毛毯的沙發床，床上面放着一堆軟墊。房間當中，放着一張不很大的圓圓桌子，幾把長靠背的椅子。雙扇玻璃門通着露台，朝着花園，兩面窗子也朝向花園。一隻很大的皮墊安樂椅。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在兩窗之間的地上，有一個木箱，裏面栽着一株月桂樹。一架小巧的欄板，上面放着一隻銀提壺，還有幾把鍍金的小杓子。沙發床旁邊有一道門通往臥室，桌前的門通往別的房間。清晨。三月的陽光透過門窗，很愉快地照耀着這個房間。一般地說，這個房間是很寬敞、明亮、愉快的。

〔瓦薩和克羅特基赫進來〕

瓦薩 搬運一千普特[●]，只得三個半盧布，就是說，一普特還不到半戈比，這種價錢對於客貨兩運的輪船公司的腳夫，當然是少了一點兒；他們要把貨物搬二十沙繩[●]，或者還要這些。他們一天一夜，平均掙得一個盧布，可是，他們吃得多，並且不吃肉就活

● 普特 (Пуд) —— 俄國重量單位，等於一六·三八公斤。

● 沙繩 (сажень) —— 俄丈，等於二·一三公尺。

不了。您得注意這一點，請人在報上發表篇文章，找個人跟腳夫們談一談。這樣的人找得到嗎？

克羅特基赫（高興地）找得到！

瓦薩 那就好！對那些大輪船公司，得壓制一下。至於我們的業務，不過是小本經營，運的貨物也零碎，我們自己的水手，就會把貨物從輪船上搬到碼頭上去，很少用到腳夫，這您是知道的。

克羅特基赫 那也不完全是這樣。你們付給水手的是一千普特兩盧布，——太少了！

瓦薩 爲什麼要多給呢？那末您去進行吧，要「高加索商神公司」，和別的幾家公司，把價錢提高到一千普特五盧布，那末，我們的小輪船兒就更樂意運貨了，那我們也會給水手們增加一點錢。就這樣辦！對不住，您這張價目單作廢吧。

克羅特基赫（皺起眉頭）瓦薩·波利索夫娜，您可知道……

瓦薩 您還是去跟陶器匠囉，小麵粉廠老闆囉，總之，跟那些手藝人談談吧，對他們讓步一點，好叫他們把貨物交給我們裝運，這還有點兒好處……

克羅特基赫（有點驕矜）我們去年的營業就很好，利潤可真不小哇！

瓦薩 您總是好啊好的，這算得什麼？要搞得更好才行，不然的話，生活就太乏味了，單是好的意思。那末，再見吧！我這會兒忙得很哩。

〔克羅特基赫默默鞠躬一個躬，走出去〕

瓦薩 (傾聽) 安紐塔●！

〔安紐進來〕

拿去，趕快抄一份！古利又在嘮叨嗎？

安娜 是呀，他不滿意。

瓦薩 他說了些什麼？

安娜 沒有聽清楚，說什麼保守主義來着。

瓦薩 自然囉，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你可要注意！不過，他信仰社會主義，就像蒲羅霍爾信上帝一樣：光是照着習慣做禱告，可是心裏頭並不相信。你可別相信他那套花言巧語……他們昨天談了些什麼？

安娜 他談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跟他們的君主合作。

瓦薩 當心，別讓他把他的社會主義灌到你的肚子裏去了。

安娜 不會的，我受過教育！他在追求娜塔里婭·謝爾蓋葉夫娜。

瓦薩 我知道。哼，娜特卡●才不是傻瓜。

安娜 他也追求柳陀奇卡●……

● 安紐塔 (Ahota) —— 安娜的愛稱。

● 娜特卡 (Natka) —— 娜塔里婭的愛稱。

● 柳陀奇卡 (Tchotchka) —— 柳德米娜的愛稱。

瓦薩 你瞧，好一個……多面性的人物啊。

〔電話鈴響〕

是的，我呀。請來吧，我等著。這是房客密耳尼柯夫。（揮手叫安鐫出去。自己站在桌旁，

一面思索著，一面整理文件，移動東西，皺起眉頭，凝視前面）

密耳尼柯夫 （從安鐫的房間那邊走出來）早安，敬愛的太太。

瓦薩 多謝。請把門關上吧。請坐。怎麼樣啦？

密耳尼柯夫 消息不好。預審已經結束，此刻移到檢察官那裏去了。預審員要叫我相信，他已經把這場官司盡力緩和下來了。

瓦薩 花三千盧布，能把官司完全緩和下來，那就好了。

密耳尼柯夫 不可能。我讀了那個媒婆的口供，她在那裏像懺悔一樣，直言不諱地說出來了。

瓦薩 那麼說，還要開庭囉？

密耳尼柯夫 這是免不了的。

瓦薩 會判什麼樣的罪呢？

密耳尼柯夫 可能是——苦役。

瓦薩 這種行為，你們把它叫着什麼呢？……

密耳尼柯夫 什麼？

瓦薩 這種和孩子們……的惡作劇？

密耳尼柯夫 雞姦……

瓦薩 這個字眼多麼……不堪入耳！現在會怎麼樣呢？

密耳尼柯夫 檢察官要寫起訴書，要下傳票傳被告，還要把他拘押起來。

瓦薩 三個人一起拘押嗎？連那個媒婆？

密耳尼柯夫 當然啦。

瓦薩 可是，檢察官不能再……從寬發落呢？

密耳尼柯夫 檢察官——是能夠的。可是，我們那個檢察官想陞官晉級，他未必會下這個決心。雖然有一種謠傳，說這種……行爲的幾個同謀者——正在活動咧。

瓦薩 噯！那末，讓我們也來活動活動吧。您去試着辦吧，我求您。您去跟檢察官談判一下，叫他不要聲張出去。我要打消這樁事情，完全打消！我是有兩個女兒的。

密耳尼柯夫 瓦薩·波利索夫娜，我對您是不勝敬佩之至，況且，對於您的慷慨，是十二萬分的感激……

瓦薩 您說得簡單點吧！等到把這事情平平安安、體體面面地了結以後，我們再談酬謝的話。您就去進行吧。

密耳尼柯夫 我——全然無能爲力……我辦不了。

瓦薩 您得注意，在這件事情上，我不怕花錢！假如事情成功啦——我就把您的期票退還給你。我還可以再給您加上一千五，湊成五千個盧布。滿意了吧？

密耳尼柯夫 是的，只不過……我終歸……

瓦薩 您就大胆些吧！

密耳尼柯夫 最好是，假如您自個兒……

瓦薩 哼，要我向那個檢察官低頭，這就過分抬舉他了。花錢——我同意，要叫我低頭

——可不成！再說，我是個粗魯的人，心直口快。這我是做不來的。今天就勞您的駕！過一陣就通個電話，把數目告訴我。祝您成功。怎麼樣？

密耳尼柯夫 請讓我告辭……我這就趕到法院裏去。

瓦薩 對，對，快去吧！（坐下來，閉上眼睛。拉出桌子的抽屜，尋找什麼東西。找到一個小匣子，注視裏

面的東西，用筆桿攪一攪。門外有聲響。她急忙把匣子藏進口袋。柳德米娜進來。）

柳德米娜 你好，媽媽瓦薩！我的親愛的，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呀，美麗極啦……

瓦薩 （吻她）對於你，柳陀克●，就在不做夢的時候也都是美好的。

柳德米娜 不是，你聽呀……

瓦薩 吃午飯的時候再講吧。

柳德米娜 那時候講，娜特卡會笑我的，或者還會有誰來打岔，或者我會忘記了。夢是挺容易忘記的。你就在這兒聽我講吧。

瓦薩 不，柳陀克，你去吧！快去把李莎叫到我這兒來。
柳德米娜 唉，我的天！今兒個你多麼不和氣呀！

瓦薩 （獨自咕噥着）不和氣……唉，傻丫頭……（李莎走來）我的哥哥在發牢騷，說你不聽他吩咐，沒有把他的那些鎖上油。

李莎 瓦薩·波利索夫娜，我來不及啊。只有我一個人伺候大家，照料整個的房子……我忙不過來！給我一個幫手吧，一個不管什麼樣的小姑娘……

瓦薩 這你可別指望了！現在我很不歡喜家裏有閒人。小姐們可以幫你的忙。你的收入並不少，就得努力幹，少闖覺。我的哥哥在家嗎？

李莎 不在家。

瓦薩 去請謝爾蓋依·彼特羅維奇到我這兒來。（她站在房間當中，沉思有頃，彈指作響，摸案口袋）

〔惹列茲諾夫●上，他穿着睡衣，鬚髮蓬鬆，腳上和下巴很久不曾修刮，長着濃厚的斑白鬚鬚〕

瓦薩 是剛起床還是準備去睡？

惹列茲諾夫 你叫我幹麼？

瓦薩 （把通向安娜·奧諾霍柯娃房間的門緊緊關上）別嚷。你吓唬不了我。

〔惹列茲諾夫要回到門那邊去〕

瓦薩（繞到他前面，把那扇門推開了）檢察官肯定是要對你起訴。

惹列茲諾夫（抓住椅子的靠背）我不信！你胡說！

瓦薩（鎮靜地）肯定了。

惹列茲諾夫 賭紙牌的時候，我故意輸給他這個流氓九千盧布。我暗示過他……還想再給他一萬一千……

瓦薩 就在這幾天，你會接到起訴書，然後他們拘捕你，把你關進監獄。

惹列茲諾夫 是你吝嗇，吝嗇！你給預審員的太少了。給密耳尼柯夫的，也顯然太少了！給了多少？你說。

瓦薩 雞姦幼童，要判處徒刑的。

惹列茲諾夫（坐下了，搖着頭，低沉地說）你開心嗎？

瓦薩 你的兩個女兒已經是大姑娘了。你如果是判了徒刑，她們怎麼辦？哪個體面的人會來娶她們啊？你還有孫子，他快滿五歲了。謝爾蓋依，你就是殺死了人，也比幹這樣的醜事好！

惹列茲諾夫 就該殺死你，你瞧怎麼着！殺死你，把你那殘忍的狼心狗肺給拔出來，扔給狗吃。是你累了，我，苦了我。你……

瓦薩 別瞎扯，謝爾蓋依，這幫不了你的忙。你騙誰呀？騙你自己。不要胡說八道了，叫人聽了討厭。（走到丈夫面前，將手掌擰住他的前額，使他擡起頭來；注視他的臉）我求你，別把

這椿事情鬧到法庭上去，別叫這個家庭丟臉。我和你在一起過了一輩子，和你這個酒鬼，這個行爲放蕩的人在一起過了又痛苦又丟人的一輩子，我很少向你要求過什麼。

就是現在我要求你，這也不是爲我自己，是爲了孩子們。

惹列茲諾夫（恐怖地）你想怎麼樣，你要什麼？什麼？

瓦薩 你知道的。

惹列茲諾夫 這可不行！不行……

瓦薩 想叫我在你面前下跪嗎？我！在你面前！

惹列茲諾夫 走開！放我走！（試圖站起身來）

瓦薩（雙手按住他的肩頭，使他落坐在園手椅中）把這粉末吃了。

惹列茲諾夫 滾開……

瓦薩 你想想看，你就要坐牢了，以後全城的人都要到法庭去盯着你瞧，這以後，你就是一个囚犯，一個判了徒刑的犯人，在恥辱裏，在苦惱裏慢慢地死掉——又可怕又可恥

地死掉！可是在這裏，一下子就行了，沒有痛苦，沒有恥辱。心臟一停止活動，就像

睡熟了那樣。

惹列茲諾夫 滾開……走！聽憑他們審判吧。反正一個樣。

瓦薩 但是孩子們怎麼辦？丟臉怎麼辦？

惹列茲諾夫 我會請求進修道院。讓別人剃光我的頭髮，做和尚。哪怕叫我住在地底下，

我也要活下去，也要活下去！

瓦薩 說蠢話。把粉末吃掉！

惹列茲諾夫 （站起來）不……不吃。無論你給我什麼，我都不吃……

瓦薩 自動吃下。

惹列茲諾夫 不吃又怎樣？你要毒死我嗎？

瓦薩 謝爾蓋依，你得爲女兒們着想！她們可要活下去呀。孩子們不能爲了父親的下流，

叫自己活受罪。

惹列茲諾夫 那末可以爲了母親受罪嗎？

瓦薩 說無聊的話。你要曉得，謝爾蓋依，我在法庭上不會光站在那裏不作聲。我要說出來，你怎樣把一些娼婦帶到我家裏來，你怎樣和她們瞎鬧，又把娜塔里婭和柳陀卡指

給那些娼婦們看。我要說出來，你怎樣教她們喝酒……

惹列茲諾夫 胡說！那是蒲羅霍爾，是你自己的哥哥教她們喝酒的，是蒲羅霍爾！

瓦薩 你還吓唬過柳德米娜，因此她變得像一個傻瓜，不能唸書，對什麼事都沒能耐。

惹列茲諾夫 可是，娜塔里婭倒完全像你，完完全全像你！

瓦薩 那你可要知道，我要通盤告訴法官，告訴大家！

惹列茲諾夫 （站起來，吼叫）滾開！瞧你真可怕！放我走！（把她推開，朝門口走去）

瓦薩 （跟在他背後）把粉末吃了，謝爾蓋依……

惹列茲諾夫 不！

（兩人走出去。李莎出現在門口，她手捧一個托盤，裏面放著幾把式樣不同的鎖。蒲羅霍爾·赫臘頗夫跟在她後面，手拿一把鎖倉庫的大鎖）

蒲羅霍爾 （面色憂鬱）他們爲啥吵嘴呀？

李莎 不知道。我只聽見太太勸他吃粉末。

蒲羅霍爾 什麼粉末？

李莎 也許是藥吧。

蒲羅霍爾 什麼藥？

李莎 我怎麼知道是什麼藥呢？

蒲羅霍爾 嗨，你這傻瓜！謝爾蓋依什麼藥也用不着。他結實得像匹駱駝。我和他打了一夜的牌，還喝白蘭地，一直到早上四點鐘啦。

李莎 也許是蘇打粉吧。

蒲羅霍爾 你更是傻瓜了！喝了白蘭地就用不着蘇打。你立着幹麼？把鎖放在桌子上。你啥也沒看見，啥也不曉得。我幹麼要送給你禮物呀？

李莎 您已經送給我禮物了！您的禮物大家很快就會看見了。

蒲羅霍爾 我比庇雅焦爾金好得多。把這張皮墊安樂椅移動一下吧，皮面晒了太陽就會壞，它的價錢值六十五個盧布。

李莎 太陽的價錢嗎？

蒲羅霍爾 安樂椅的價錢，這是我送給妹子的禮物。太陽是一錢不值的。等着瞧吧！你這算啥？開玩笑嗎？可是，你別得意忘形！太陽的價錢！我的妹子把你慣壞了，像老小姐慣壞了貓兒那樣。滾開吧！（細瞧桌上的文件，打噴嚏。用「第六音部」●哼唱）

⑤

秋雨秋風的傍晚

大姑娘在荒地徘徊

那倒霉的恩愛珠胎

在懷中暗結……

娜塔里婭（進來）今天天氣多麼好哇……

蒲羅霍爾 還沒有準兒，一天才開頭啦。你怎麼像隻狼糞亂蹦亂跳的？頭也不梳……亂蓬蓬的！

娜塔里婭 你可知道——決定要審判父親了。

蒲羅霍爾（大吃一驚）誰說的？

娜塔里婭 葉夫耿尼·密耳尼柯夫說的。

蒲羅霍爾（坐下）唉，見鬼……逃不脫嘍，船長。瞧這下子，姓惹列茲諾夫的，還有姓

赫臘頗夫的，這些多年的體面的世家啊，全都完嘍！船長帶着我們倒霉啦。唉，才羞死人咧！這種羞恥，我們一輩子也洗刷不了嘍。

娜塔里姬 或許，會宣告無罪吧？

蒲羅霍爾 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上法庭，要丟醜。再說，他們也許要判他的罪。現下就是這種風氣：誰有錢，誰就有罪。倒霉的人就是有錢的人！你要曉得，與其說是要審判惹列茲諾夫船長，不如說是審判我們，姓赫臘頗夫的。

娜塔里姬 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嗎？

蒲羅霍爾 只有跑到美國去，所有的流氓騙子都跑到美國去藏身的。

娜塔里姬 那末——收買法官，怎麼樣？

蒲羅霍爾 幹過了。爲了要勾銷這件醜事，我妹子撒下去的錢何止一千。給警察局的給了，給預審員的也給了。就是說，行不通。而今我也當不成市長了，你和柳德米娜，儘管帶着你們的嫁妝，也找不到門當戶對的丈夫了。你們的爸爸，這個狗仔子，痛三，把你們給糟蹋了！唉，那個傻瓜女人……

娜塔里姬 母親嗎？

蒲羅霍爾 可不是。

娜塔里姬 她不是傻瓜女人。

蒲羅霍爾 那末，爲什麼偏偏要嫁給這個船長呢？差不多大地二十歲。

娜塔里婭 是你勸她嫁的。父親是你的好朋友。

蒲羅霍爾 我，我嗎？我這個人呀……與衆不同！我是個心眼兒頂好的人。有演員的天分。我年輕的時候，夢想着要到歌劇院去演滑稽小丑兒。可是他……當時在航海！這有啥了不起！飄浮在海裏的大糞多得狠！

娜塔里婭 母親從前愛他嗎？

蒲羅霍爾 你見鬼！如果一個大姑娘降低自己的身分，這不是愛情，這是糊塗！要是達官貴人跟茨岡女人，跟女戲子結婚，那可不是咱們這種身分的人的榜樣，不合我們的規矩！

瓦薩 （進來）誰不合你的規矩？

蒲羅霍爾 我跟娜塔里婭在這兒……

瓦薩 我看見了，你是跟娜塔里婭在這兒。

蒲羅霍爾 謝爾蓋怎麼啦？

瓦薩 沒什麼，他說他心口窩不舒服。娜塔，你去說一聲，把茶給我端來。

娜塔里婭 你不如乾脆說，我在這兒有些礙事……

瓦薩 是啊，你有些礙事。可是，我還沒有喝過茶哩。你嚷什麼？

蒲羅霍爾 嚷！反正逃不脫這場審判了。

瓦薩 這件事暫且別對女孩子們提。我自己會告訴她們。